朝花夕拾

洋滔

陽光

西藏給人類印象最深的是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點一八米的珠穆朗瑪峰，終年冰雪覆蓋，有「地球第三極」、「雪域高原」之稱，以至人們誤以為這裡是一片寒冷的不毛之地。其實，這裡是地球上離太陽最近的地方，燦爛的陽光充滿了生機，太陽是這裡真正的主宰者，拉薩被稱為「日光城」，日照時間居全國之首，整個西藏平均日照時間也居全國之首。

冬季，這裡幾乎每天都是艷陽高照，天空湛藍，陽光熱烈，大地因陽光而溫暖，室內在陽光照射下，我們彷彿置身於溫暖的春天。夕陽西下，氣溫下降，窗簾一拉，餘溫不散，可保持一夜暖和。

夏季，這裡不是很熱，常下夜雨，白天多太陽，爽朗開心，真是神仙居住之地。

這裡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空氣稀薄，所以天空格外藍，陽光格外強。科學家發現，青藏高原和地球南北極一樣，大氣中有巨大的臭氧層空洞，而臭氧層能夠有效抵擋太陽中能量最強的紫外線，即使烏雲密布，陽光直射下來的紫外線也要比內地晴天強得多。

我們喜歡在陽光普照的樹下或草地上圍坐，喝酥油茶，打克朗球，臉上從不塗防曬霜。冬天索性在太陽下曝曬，夏天小孩常脫光衣服躺在地上曬太陽。太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習慣於陽光生活，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曬多了太陽而得皮膚病。不過，近年來一些愛美的姑娘在強烈陽光下把自己臉部遮蓋得嚴嚴實實，只留一雙眼睛在外面，以保持自己的美麗和神秘。幹部則喜歡戴墨鏡，戴帽沿寬大的禮帽或牛仔帽，以抵禦陽光在自己臉上塗上「高原紅」。這也許是一種進步，也許是一種倒退。其實，高原紅是一種美、一種健康的標誌，我們常常以有高原紅為自豪呢！

天言知玄

楊天命

龍顏

我們有時會將自己稱呼為「漢人」，主要的原因在於漢朝乃中國史上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輝煌年代，而這個時代的開創者漢高祖，正是一位與「萬世師表」孔子一樣，有着令人嘖嘖稱奇的怪相之人。

劉邦的相貌到底怪在何處，在此先賣個關子，不妨先看看曾替其論相之人的反應：當時有位名叫呂公的達官貴人，因暫避仇家的糾纏而來到沛縣，劉邦正好是那兒的亭長。由於呂公的身份顯達，所以沛縣的人紛紛為他的光臨而送禮祝賀，地位低微的劉邦，自然正是到訪的賓客之一。見面之時，雖然劉邦狂妄的態度惹來呂公身邊人的不滿，但呂公卻對他另眼相看：呂公表示從沒有見過像劉邦如此高貴的好相，更立刻決定把女兒許配給這位新相識的朋友——呂公的女兒，正是日後手握大權的皇太后呂雉是也！

第二位替劉邦看相之人，則是一位不知名的老者。話說呂雉與劉邦結婚後，誕下一對子女，一日三人在田間工作之時，與一位老者相遇，老者主動指出呂雉及其子女均有着貴相，後來再與劉邦見面，更坦言他們一家的貴氣，全由他一人所賜，所以其面相「真是貴不可言」！

那到底劉邦之相有何突出之處呢？根據史書記載，他容貌是「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換成白話文，即這位開國皇帝的鼻子極高兼且有着色澤亮麗的長鬍子，左邊的大腿更生了七十二顆黑痣！

以正統的相理而論，劉邦那高聳的鼻子，自然是富貴之相的必備特徵，再配上「美鬚髯」這特點，他不正好長得像一條神話中的龍嗎？這正是史書的記載中，所謂「龍顏」的意思。至於腿上的七十二痣，在象數上有着相當特別的意義，簡而言之，就是代表變化之極，應是暗喻劉邦注定要統領天下吧？

琴台客聚

彥火

這才叫超脫！

楊絳的散文，早已是公認的精品。錢鍾書說：「楊絳的散文比我好。」錢鍾書還說，「楊絳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沒人能學。」

記得楊絳的《幹校六記》出來後，聲名鵲起，寫苦巴巴的勞改，沒有疾言厲色的痛訴或控訴，讀來蘊藉而不露，一景一物一事，在她的筆下，娓娓道來，執着旁觀者的持平心態，而身為受害人的她卻抽離局外。

這才叫超脫。

她的一字一句，不帶激情，不經意流入讀者的心間，泛起的一輪輪漣漪，輕輕漾漾，決不是稍縱即逝那一種，而是持續不斷的、欲哭無淚、黯然神傷的餘痛綿綿。

但凡感人的文章，七情上臉的大喜大痛大悲大慟是一種，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是心口隱隱作痛的一種。

我叫前者為「感官刺激」，後者是「心靈的刺激」。

感官刺激之後，是一種發洩，隨着發洩後的一剎那快感或傷痛的消逝而逝。

後者像給火炙一樣。

火炙時痛徹心脾，過後疤痕還在那裡。

事後當事者平靜地憶述炙痛時的那一刻，憑地是抹殺不掉的，與乎痛哭後的淚乾了了無留痕，完全是兩回事。

楊絳的散文的出色和過人之處，是她深諳心靈刺激比感官的刺激，完全是不同層面的表現手法。

這也是她的成功之道。

有一次與旅美作家于梨華談起最好的文章是甚麼。她表示，最好的文章是令人讀後難過而流不出眼淚、哭笑不得的文字。

這種文字，令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幹校六記》誠然是楊絳散文的佼佼者。

一九七八年開放後，對那些諷刺時弊的馳名作品，丁玲有一個比喻。

丁玲說：「《班主任》是小學級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學級；《幹校六記》是大學級。」

《班主任》是劉心武寫的，《人到中年》作者是諶容，與《幹校六記》同屬內地開放後的第一批傷痕文學。

雖然丁玲的泛政治化，語帶貶意，骨子裡也是一種肯定，把《幹校六記》譽為「大學級作品」。

如丁玲的評斷正確，楊絳的《幹校六記》，在政治上是犯了大忌，在文革肯定是一株大毒草，這幾要置楊絳於萬劫不復地步。

還幸，長期管文藝的胡喬木，給予正面的評價。

這就是有名的十六字評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

胡喬木是真正讀懂了《幹校六記》，他說道：「楊絳文字樸實簡白，筆調冷峻，無一句呼天搶地的控訴，無一句陰鬱深重的怨恨，就這麼淡淡地道來一個年代的荒謬與殘酷。」

其實楊絳的《幹校六記》，名字是仿沈復的《浮生六記》的筆下，敘述的不過是如實記錄她與錢鍾書在幹校勞改時的生活點滴，不加主觀的月旦。

我在香港出了楊絳的英文版《幹校六記》，深受其溫婉灑脫的文筆所受感染。

此後對楊絳的散文，便情有獨鍾。

（《說楊絳》之二）

百家廊

袁星

田間地頭那黃花

在我們這兒，能吃的「花」有三種。第一種是刺槐花；第二種是一種從周邊鄉鎮引種來的花卉，俗稱「木九花」（音同），常被栽植到花壇裡，花朵紫紅色，屬於木本植物，像是木槿花中的一種；第三種花便是生命力最強、栽種最多的「黃花」。

這三種花，經常被做成菜餚端上餐桌的，只有最後這種「黃花」。用黃花做菜，可以涼拌，也可以曬乾之後燉雞或排骨。鮮黃花裡面含有秋水仙鹼，如果去除不徹底，食用後容易導致頭暈。我們最常吃的鮮黃花菜是「涼拌黃花菜」。採摘來鮮黃花後，用沸水焯一遍撈出，拌入搗碎的鮮辣椒和蒜瓣，加入鹽和味精調勻即可。用沸水焯過的鮮黃花，秋水仙鹼多被溶入水中，食用就安全了。在農村老家，田間地頭到處都栽有一些黃花。開花時節，從田裡歸來，順手採摘一捧回家，幾分鐘就可以做成一盤爽口的美味。涼拌黃花菜，辣味中包裹着花的鮮，清涼開胃，正適合炎炎夏日食用。

以前，母親燉雞或排骨的時候，經常放入一些乾黃花。肉湯裡燉出來的黃花菜，沒有了鮮黃花的那種鮮味，浸滿了湯水，嚼起來很筋道。乾黃花與鮮黃花比，不光耐儲存，而且更容易搭配和入味，是種很好的「襯托」。

接連下了三天大雨，我和妻子趁休息回了趟老家。吃過早飯，父親便出去了。快到中午時才回來。父親放下提籃裡的鮮黃花，又去冰箱端出滿滿一小筐鮮黃花。母親說前幾天陰天下雨，採回的鮮黃花沒敢炸（其實應該是用沸水焯，方言說的炸黃花就是焯黃花），怕炸出來的黃花沒法晾曬，會全部發霉爛掉。父親又採來一提籃鮮黃花，冰箱裡放不開了，見天色好轉，母親決定把它們全部炸出來晾曬。

父親說集市上賣的那些乾黃花，每斤十多元錢，感覺有點貴。鄉親們家裡有地的，都栽上幾棵，一般不會去買。母親用大鍋燒開半鍋水，分兩次把摘來的鮮黃花全部倒入鍋中，等黃花一開始變軟即迅速撈出來。鮮黃花在沸水裡的時間不能太長，太長就煮爛（碎）了，沒法往外撈。

如果不用開水焯，採摘來的鮮黃花晾曬起來比較困難。而我們這個地方的夏天，陰晴不定，遇上陰雨連綿的日子，不焯水的鮮黃花直接晾曬的話，很可能還沒晾乾就爛掉了。

乾黃花做菜味美，製作起來卻不簡單。採來的鮮黃花焯水只是第一步。從熱水裡撈出之後還要放到冷水裡泡洗一次。第二次倒入清水時，黃花的溫度就冷卻下來。我見父親一個人在擺弄，就走過去幫忙。泡洗後的黃花，需要一根根排好，排成一小綹一小綹攥乾。攥黃花力氣不能太大，焯過沸水的鮮黃花不承力，用勁稍大就容易把黃花攥爛成一團花泥。力氣也不能太小，如果用力太小黃花裡的水分擠壓不出來，晾曬時容易霉爛。擠出水後的那些攥成一綹綹的黃花，還得再一根一根分開，最好能像擰毛巾那樣再一根根地擰一擰，排成隊放到篩子裡晾曬。

天氣悶熱，預報說第二天還有大雨。我和父親趁着難得的一點陽光，站在院子裡急着擺放黃花。一會兒功夫，我的衣服便濕透了，額頭上的汗珠子嘀嗒嘀嗒往下掉。父親見我有些抱怨的情緒，解釋說，「這些鮮黃花，先要漫山遍野一根根往下採，焯水後一根根排起來攥乾，攥乾後還得一根根分開，擰緊後再一根根擺放到篩子裡晾曬。做完這些，還不一定怎麼樣，遇上陰雨天，照樣會爛掉。等於沒幹。」

父親說這些，有安撫我情緒的想法，也有一點點數落我的意味。父親是想讓我知道，我擺放黃花的這點勞動，只是製作乾黃花中很小的一個環節。

我家地裡的那些黃花，最早其實是我栽種的。上小學時，我喜歡和村裡的小孩子們一道到處「獵奇」。從河溝溝裡、山嶺上、壩子邊找尋到一棵喜歡的樹苗，不管是甚麼苗子，拔出來就往自家地裡栽。村西頭的河溝邊，鄰村的菜園裡，栽有一趟（排）黃花，總想去弄幾棵栽。因為那個菜園邊上栽了些酸棗和花椒樹作屏障，有這麼一道「刺牆」擋着，我一直無法得手。

■路邊的黃花。 作者提供圖片

■正在晾曬的黃花。 作者提供圖片

有一次，村裡的一個小伙伴神秘兮兮告訴我，他家的蘋果園裡有一種能結糖的花，每天早晨都往外冒糖水。見我不信，他便約我次日早晨去他家，他帶我去品嚐。他的姐姐告訴我，太陽出來後，糖水就沒有了，喝糖水得趁早。

第二天我赴沒赴約，印象不深了。但我此後經常早早地去他家，和他一道跑到蘋果園裡吸糖水。他說的那種結糖的花，其實就是黃花。而他說的「糖水」，則是黃花花蕾上分泌的一種汁液，一丁點兒，如露珠一般，吮吸到嘴裡有糖水一樣的甜味。

黃花花蕾上的那種甜甜的「露珠」，越是小一點的花蕾上越多。超過兩厘米長的花蕾上幾乎沒有。聚集的小孩多時，我們還會搞個「吸糖」比賽。一群孩子在一聲開始的口令之後蜂擁而上，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花蕾前低頭便吮，吮吸完一棵再去搶第二棵。那時候的農村物質匱乏，孩子們很少吃到糖果，一點點甜水都得靠搶。

我跟那小伙伴的關係，在兒時的我們看來，比他的親兄弟姊妹還要好。他家那些黃花分墩時，刨出一墩黃花分成幾棵、十幾棵另栽，他就幫我留了一些。我把他留給我的那幾棵黃花苗，悄悄栽到我家蘋果園的壩子邊，天天盼着開花。

我栽上黃花之後，澆水、施肥和摘黃花等基本上都是父母在做。我的任務，除了偶爾吮吸幾次花蕾上的那些糖水，經常吃吃自家的黃花菜外，基本上啥都不做。至於乾黃花的製作過程，我也不懂，只是這次回家親手擺放過之後才知道。

父親和我一起擺放黃花時，說起摘黃花的路程。除了蘋果園裡那些黃花，他還在北面的山上和東面的河溝邊栽了一些。從父親那裡知道，十多斤鮮花黃，還曬不了一斤乾黃花。我們這兒栽黃花，都不是為了外賣，都是留着自己吃的。因此，為了飲食健康和追求最佳的口味，製作的方法也是採用的笨法子。聽父親說，如果追求分量，還是用蒸籠蒸出的黃花晾曬出來比較好。但那樣製作出來的乾黃花，做菜後有股子甜味，不適合我們當地人的習慣！

除了自家種的這種黃花，在我家後山的後面，有一座武王崮，崮頂的前後斜坡上長有一些野生黃花。武王崮高近百米，山腳下是個分兩層的陡滑斜坡，從山腳到山下村莊的垂直距離也不下百米。崮頂斜坡上的黃花，花墩不大，黃花瘦短，很難採摘。

野黃花的品質比家養的黃花好，十幾年前，村裡打獵和上山撿柴的人家，偶爾會順手採摘些回來。但野黃花數量不多，採摘困難，能晾曬出來的乾貨較之田間地頭上那些黃花則少得多。經濟條件好起來後，就沒有人願意去冒險採摘了。

在農村老家那邊的田間地頭上，在一棵棵果樹之間的空隙處，到處栽種着一些疏密不均的成墩、成趟（行）的黃花。這些黃花默默蓄蕾、盛開的時候，怕是已經沒有小孩會像我們小時候那樣爭先恐後地去吮吸「糖水」了。它們之所以一年年被保留下來，除了自身的生命力足夠頑強外，我覺得還與「黃花菜」的名頭和味道早就扎根人心有關。

杜亦有道

阿杜

笑話的回憶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經濟向好初掀遊埠熱時，第一最熱門地區是菲律賓，到七十年代尾第二個慢熱起來之旅遊點才是泰國。那時菲律賓由佳寧娜和「呢度去啊度去」之順風旅行社做旺，五百元遊菲律賓一周，差不多是當年青年一代的必修功課，而遊菲之最旺點是馬尼拉麥卡地最繁華區，百勝灘瀑布區及馬尼拉近郊碧瑤村區三處。香港人花幾百元兜一圈，遊過了菲律賓回來，也算還了搭飛機去過旅遊的心願。

記得當年遊避暑風景區碧瑤最熱門是住碧瑤凱悅酒店，此是「菲律賓之半島」新式又洋化住得十分舒服之地，可惜常常滿座，甚多旅行社改住碧瑤市邊小森林區之松山酒店。此處空氣清新，早晚在門前散步吸一口空氣也是甜美的。可惜松山酒店一向以有猛鬼著稱，不斷有人傳說晚上睡在房門旁，第二朝便被不知何方神聖搬了去睡在房門外地板，因此許多旅行團都不肯住。

當年阿杜參加過一隊「捷旅」團，大小旅店都找不到房，被迫選了松山酒店過夜。我們還住在傳說特「猛」的十三樓。晚上江湖客出身之阿杜便充大膽，深夜不睡，故意在走廊間巡來巡去「防鬼」保護團友，十二、三樓梯門巡了兩圈，走廊燈光明滅正是鬼影也沒見半個。突然間十三樓尾有咯咯腳步聲，阿杜衝前一看，只噗通骨碌一聲，兩個白衣影摔倒在地。我大喝「甚麼人？」旋即有人開着走廊大燈，原來是兩個酒店保安巡樓，被阿杜撲前的黑影一嚇，以為真鬼，嚇得屁滾尿流翻滾在地，如此香港仔「松山尋鬼尋不到」成為笑話一樁。

時至今日，菲律賓甚少人遊了，前年八位香港遊客被菲警枉殺留下極惡劣印象，遊菲的人更加少了，以至如今「碧瑤尋鬼」成為笑話之回憶啦。

隨想國

興國

粵劇振興

在中央圖書館閱讀舊日報紙，在微縮影片裡，版面一頁一頁從眼前經過，忽然一個標題吸引我的注意，就是「粵劇會復興嗎？」，看那三份一版的內容，談的就是粵劇式微，如何挽救的問題。

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報紙，記者訪問了兩個人，一個是伶王新馬師曾，一個是孫寶玲。伶王說，粵劇在那個時代就開始衰落，認為當時港英政府對粵劇的打擊至大。他認為，當時的港英政府不但沒有關心過粵劇，還扼殺了粵劇藝人的生命。比如八和會館多次要求政府撥地興建劇院，作為永久性的演出場地，但當局一直充耳不聞，所以缺乏場地演出的責任，主要歸咎於政府。

寶玲姐談到挽救粵劇的辦法時說，編劇者需要推陳出新，而且須獲得知識分子介入。她認為，演劇時間過長，減少觀眾的興趣；欺場爆肚搶戲，令觀眾產生不滿。這些都是粵劇觀眾逐漸流失的原因。

現在，粵劇有沒有永久表演場地？新光戲院雖然續約了，但約滿後又如何？現在，粵劇在香港有李居明先生創作新劇，但一個人的力量足夠嗎？而粵劇有無可能縮短演出時間呢？比如好像電影那樣，只有兩個小時不到的長短？如何可以壓縮得更短？可以借助科技嗎？

如果更多人參與思考這些問題，如果政府也有部門來思考粵劇如何振興的問題，已經過世多年的伶王新馬師曾和寶玲姐，就會感到安慰了。

路地觀察

湯禎兆

作為倖存系的ＡＶ人生

雖然這樣說好像不太好，但我由衷認為拙著《ＡＶ現場》是本橋信宏《新ＡＶ時代》（二零）的普及入門對照讀本。事實上，兩書中提及的ＡＶ眾生基本上屬同時代人物，後者針對村西徹「鑽石映像」及高橋雅鳴「SOFT ON DEMAND」兩代王朝而發；雖然都是從採訪角度出發，但本橋信宏同時具備第一身參與者的角色，閱讀趣味自然大增。

或許首先應作一點說明，《新ＡＶ時代》中的「新」，乃對照於作者的舊作《ＡＶ時代——村西徹與他的時代》（零五）而言，所以書中提及的並非當前刻下的日本ＡＶ狀況，反過來乃聚焦於九十年代末至千禧年初，以日本的用語來說即零零年代前後的時空。先鎖定《新ＡＶ時代》的時代背景，因為我希望從零零年代的時代屬性切入去解讀書中騷動不安的眾生面貌。

宇野常寬在《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早川書房，一一）花了不少力氣，去整理日本於零零年代前後的時代轉變特徵。基本背景是大家均面對「失落的二十年」，日本的經濟優勢一去不返，泡沫經濟崩潰的影響切實地融入民生及精神領域，終身僱用制解體及兼職制度的常規化，加上援助交際、單身寄生蟲、繭居族等社會問題不斷湧現，在在反映出舊有思維及制度的瓦解。其中我特別想提及的，就是在諸種零零年代衍生出來的想像力回應中，當中的倖存系精神取向——在沒有既定規則可依的新世界中，無論是以不斷強化自己來求存（《七龍珠》）又或是研發「屬性相剋」的生存手段（《Jo-Jo冒險野郎》），簡言之就是八仙過海各擇其法去尋找苛活下去的竅門。倖存系的代表作品，對我們來說最簡單易明的就是《大逃殺》（高見廣春的小說及深作欣二的電影），透過一些外來突變如來自政府的命令，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家庭及學校關係摧毀，然後強迫他們參加你死我活的生存遊戲。演化下來加強了現實感後的精煉成品，就是甲斐谷忍的《欺詐遊戲》（LIAR GAME）。